

| 鬼怪奇談在臺灣

| Taiwan Supernatural

無形身影， 有形世界

臺灣的妖魔鬼怪文學與發展

Supernatural Body, and Material World: The Development of Paranormal Literature in Taiwan

文：江昺崙（特約撰述）

圖：臺文館

從未有文字時，人們對著萬物敬畏，逐漸形成文化，建構對世界的認知。正在巡迴的「聽人說鬼話——臺灣妖魔鬼怪行動文學展」，即是帶著觀者，重新聆聽百年來臺灣的「妖、魔、怪」故事，走過一遍臺灣的「妖怪文學史」，從荒誕和現實交雜的情景，從過去望向未來，反思著一路以來的歷史場境和社會現象。

亙古以來，人們對於未知的事物，總有無窮無盡的好奇心與想像力——我們試著想像一下，在數千年以前，人們尚未發明文字，還過著游獵採集的生活，到了晚上，部落裡的男女老幼圍著營火、圍著白天的獵物與漿果，輪流述說關於星辰大地、幽靈奇幻的各種若實若幻的心得體驗。就在柴火即將燒盡之時，輪到部落裡最有智慧的巫師說話，他對點點星火，說出古老之前的神話傳說，警惕族人們不可觸犯禁忌，不可招惹無所不在裡的精靈與亡魂。

人類的自我認知，就是透過這樣的綺想玄思、乃至於神秘經驗幻化成具體的故事，最終成為代代相傳的「迷因」（文化型態的基因），並成為族群的共同經驗。換言之，這就是「文化」的誕生，而文化傳承的過程中，最重要的元素「故事」，無非也是最初始、最素樸的文學形式。因此，文學早在文字誕生之前，就已牽動了所有人類的心靈，建構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。

臺文館的《聽人說鬼話——臺灣妖魔鬼怪文學行動展》，就是要帶著讀者，重新聆聽百年來臺灣的「妖、魔、怪」故事。走過一遍臺灣的「妖怪文學史」，我們會發現，所有的奇異故事並不荒誕，也絕非虛幻，而是夾雜在真實與虛幻當中，承載著繁盛豐富的文化脈絡。我們在聆聽過程中，可能會發現所有「妖、魔、怪」都是有跡可尋的，都對應到如此多姿多彩、多愁善感的萬化世界。他（它？祂？）貌似虛幻，卻可能比人間更為真實，更加有情。例如蛇郎君、例如林投姐、例如變成城隍的水鬼、甚至是校園裡飄散不去的，白色恐怖亡魂。

臺灣在近十年來，興起一股日式的妖怪熱潮，例如各地出現模仿日本文化的「妖怪村」或「妖怪夜市」等地景，不過妖怪在日本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商業潮流，而是日本在邁入現代民族國家過程當中，自我文化建構相當重要的環節之一。特別是 20 世紀初期學者柳田國男所推動的民俗學研究，將日本鄉間的妖怪傳說整理成系統化的知識，這些妖怪也就成為了日本人的共同符號。例如我們在日本動畫《平成狸合戰》或《神隱少女》當中，雖然主題不是妖怪，但故事還是建立在一個神明、妖怪及人類交錯的過渡空間當中。

臺灣最早，也是最豐富的民間傳說，當屬原住民的口傳神話。這些故事不純然是天馬行空的想像，裡面或許也藏有先民與大時代重合的線索。例如布農族作家乜寇·索克魯曼在《東谷沙飛傳奇》記錄的大洪水始生神話，或許是部落因故遷徙到高山上的紀錄；又例如花蓮阿美族傳說的巨人「阿里嘎該」，可能就有大航海時代西方人的形象，而巨人族的後代、蛇神「達貴」，也成了日本時代「七腳川事件」當中，抵抗、詛咒日本人的守護神。

在日本統治時期，人類學及民俗學逐漸萌芽，1936 年李獻璋整理的《臺灣民間文學集》，逐步蒐集了民間傳說。到了 1941 年，池田敏雄主編《民俗臺灣》雜誌，蒐羅各式有趣的鄉野奇談，例如「金魁」、「椅仔姑」及「魔神仔」也在《民俗臺灣》當中現身，民俗進入了典律化的時代。而當民俗考掘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，神怪的通俗文學也藉由報紙等媒介逐漸發展，例如臺南仕紳許丙丁即在《三六九小報》上連載〈小封神〉，生動地想像了一場發生在府城的諸神大戰。

可惜的是，臺灣的歷史文化，就是不斷地在移民與殖民經驗上斷裂、交錯。到了戰後，國民黨政府打壓創作自由，陸續制訂了《電影檢查法》，禁止「提倡迷信邪說」；以及《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》中，禁止「超乎人情事理以外的神怪故事及以神力解釋自然的神話故事」，壓抑了通俗鬼怪文化的發展。不過政治無法禁絕人們的想像，還是有許多作家以側錄鄉野奇談的形式，將鬼怪帶進了文學世界，例如李喬的〈家鬼〉及〈水鬼·城隍〉、以及鍾肇政〈靈潭恨〉等故事。

解嚴之後，文學齊放爭鳴，開啟了八、九〇年代「說鬼」的高峰，從司馬中原筆下華北荒村的殭屍傳說，到陳為民等人傳述的軍中、校園及醫院等生猛鬼話，再透過廣播、電視傳播，臺灣開啟了一個百鬼夜行的嶄新時代。

除了大眾文化之外，臺灣人對於尋找自我認同的渴望依舊十分強烈，因此八〇年代以前難登大雅之堂的「鬼故事」，在文人筆下成爲了鄉愁，比方王家祥自九〇年代陸續撰作的《小矮人之謎》、《海中鬼影：鰓人》、《魔神仔》等創作，或如 21 世紀初期甘耀明寫下的《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》，以及貫穿乙未戰爭、太平洋戰爭及白色恐怖等歷史長河、結合竹苗地區鄉土傳奇的長篇小說《殺鬼》，具有魔幻寫實及臺灣大河小說的綜合風格。



臺文館文學樂園，近期推出「藏字人·搜妖錄」，以珍貴典藏品——李獻璋的木雕媽祖像，融合《臺灣民間文學集》發想遊戲情境，踏上搜妖之路，將四散的妖異搜回並封印在《臺灣民間文學集》的紙頁中。



想認識臺灣這座島嶼上的各種鬼嗎？上「臺灣文學主題平臺」，其中「鬼怪奇譚」搜羅了重要的鬼怪，並以關係圖、時間、區域等來呈現，一睹鬼怪在文學的蹤跡。

臺灣文學主題平臺鬼怪奇譚



直到近十年，民俗研究發展越來越多元成熟，例如中研院的人類學者林美容著作《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》（與李家愷共同著作）；何敬堯《妖怪臺灣：三百年島嶼奇幻誌》系列；由一群熱愛本土文化及奇幻妖怪文學的青年，也成立了「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」，推出了《尋妖誌：島嶼妖怪文化之旅》等書；青年學者共同撰寫的《臺灣妖怪學就醬》及謝宜安整理的《特搜！臺灣都市傳說》，也填補臺灣妖魔文化論述，奠定了臺灣妖怪書寫的理論基礎。

在這樣的環境下，「妖魔怪文學」大爆發，何敬堯結合日系大眾文化，書寫《幻之港——塗角窟異夢錄》及《怪物們的迷宮》等作品；瀟湘神及「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」以「新日嵯峨子」爲共同筆名，以臺灣歷史爲背景，寫出《臺北城裡妖魔跋扈》、《帝國大學赤雨騷亂》、《金魁殺人魔術》等書。2021 年，瀟湘神、天野翔與謝宜安出版「妖顏惑眾」系列作品，分別撰寫《魔神仔》、《水鬼》及《蛇郎君》等三本長篇小說。另外，邱常婷寫下《怪物之鄉》及《魔神仔樂園》等書；連明偉的著作《青蚧子》、陳思宏《鬼地方》及涂妙沂的《烏鬼記》等作品，也都結合地方奇談、文化認同及作家個人想像，成爲新世紀的妖魔怪文學經典。

而近期，妖魔怪文學也與臺灣歷史記憶相互疊合，如赤燭公司創作的電腦遊戲《返校》及《還願》。除遊戲本體熱賣之外，更被改編成電影及小說，經典台詞「你是忘記了，還是害怕想起來？」除了直指恐懼人心，更是點破後解嚴時期社會的集體「失憶」現象，將通俗題材融入嚴肅的轉型正義省思當中。

未來可以期待的是，臺灣的妖魔怪文學將會朝著更多元、更豐富的方向去發展，讀者得到的不僅是妖魔怪的故事，也是臺灣人的集體記憶，更是有關歷史重構、社會反思的敘事。

